



2月21日，在甘肃省敦煌市党河风情线，民间艺人进行打铁花民俗表演，喜迎元宵佳节。（图片据新华社）

春节是中国人的精神史诗

读《春节简史》

李钊/文

春节，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一份信仰，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也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着中国人奋进的史诗。《春节简史》是著名民俗学家张志春教授送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从冬至奏响春节的序曲、腊八拉开春节的帷幕，直到元宵节迎来年节的尾声和高潮，每一个美妙的时间节点都关联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每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背后都印刻着中华民族的奋进脚步和精神脉动。

春节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潜移默化地完善与普及的过程，在数千年流转间，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人文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人的春节从何时起？作者认为，年节肇始于夏历的岁首正月，逐渐变更为周代的十二月、十一月，秦朝变更为十月，一直到西汉时期才恢复为夏历正月，延续至今。而年节名称也有历史性的演进，有上日、元日、正旦、岁日、新元等，直到20世纪初期才确定为春节。这些不同的年节名称，时常

能在历史文献和诗词歌赋中一见踪影，进而窥见中国春节历史变迁的清晰脉络。

春节绵延千年，许多历史细节已难以考证，这也使春节的历史有了一种神秘感和朦胧美。民间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俗语，认为腊八是春节的序幕。而《春节简史》是以“冬至”为开篇的，因为在作者的历史考证中，冬至才是春节的启动仪式，与春节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他无意厘清远古记忆中的冬至节庆流变史，而愿说一句“冬至，如同夜半时分那通知黎明的一声鸡鸣”。腊八节的历史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而文献却没有描述。想象那段难以追踪的岁月，作者搜寻史书、文物、诗词中散落的点滴历史信息，梳理腊八节饮食中世代传承的民间传说，引人在年俗美食的滋味悠长中感受到年节传承的万世相。

春节习俗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然而变化的是方式，不变的是那份心意和情感。贴春联、贴窗花、舞狮子、猜灯谜，自古衍生的各种年俗历经岁月变迁，有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渐渐远去，有的

则沿袭千年，但形式上已悄然发生变化，如年画从传统门神灶神到艺术画张，压岁钱的仪式感超过实际价值等。每一个年俗活动的形成之初和变迁之始，无不含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带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年俗的“变与不变”，都镌刻着中国从未断流的文化印记，更让人意识到传统是与时俱进、不断向未来延伸的。

春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精神样貌和情感寄托。当春节的序幕拉开，心底总会响起亲切而神圣的召唤——“回家团圆”。在一年又一年向着团圆愿望的奔赴中，我们不断将春节的精神密码与文化基因深深复刻。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春节意蕴中对春天的期盼、对历史的敬畏、对生活的虔诚、对亲情的挚爱，正温暖着世界，为五湖四海的人所接受。

春节，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盛宴，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文化的传承。我们可以从每个家庭的缩影窥见中华民族的历史变革，并将一起传承和书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史诗。

幸有春风来抚平

读《人生谁能无补丁》

胡胜盼/文

新闻行业里的著名作家，作家队伍中的新闻名家。这是梁衡独有的名片。春寒料峭之时，读梁衡散文集新作《人生谁能无补丁》，总会有一种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的感觉，暖暖的，映照在心头。

梁衡是活跃在大中小学教材里的作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他的作品先后有六十余篇（次）被选入各地大中小学课本，如《晋祠》《夏感》《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在广大师生中耳熟能详。《人生谁能无补丁》主要包括“曾经亲历”“世情百态”“心有所思”三部分，字里行间透着厚重与平实，彰显出大散文的气韵，每篇文章自成一体，可读性强。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以文字传情达意，为我们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引导我们正确看待生活中的得失与坎坷。

补丁，会让我们想起那些年的艰苦岁月。它原本是个特有名词，《人生谁能无补丁》中的“补丁”显然是由本义生发出来的衍生意义。补，既有补缺之意，也有补充、添加、增强之意，补丁是社会的伤口，也是人生的遗憾。人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数的大舞台，每个人都不可能像勇士般无惧伤痕，也不可能永远享受安逸。作为个体，我们在社会中都将经历磨难、受到伤害，留下各自的补丁。然而，这些补丁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失败或者不堪，相反，它们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们成长的见证和经验的积累。通过这些补丁，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

完善自己。

文学来源于生活，思想发轫于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体验铸就了梁衡宽广的视野、恢宏的气势、博大的情怀。作者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与风沙相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便是他的人生补丁。尽管环境恶劣，但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将那段日子过出了诗意。他如此描述在风沙中度过的夜晚：“仲夏的夜晚，你一觉醒来正凉风过野，细沙打在窗纸上，簌簌唰唰，如春雨入梦，窗外月明在天，地白如霜，沙枣花暗香浮动。这时忆亲人，怀远方，心也温暖，情也安宁。”在风沙中，他又不禁感叹：“人生旅途漫长，但只要你曾经穿越过风涛沙浪，就儒者勇、弱者强，男女即可为壮士。大风起兮尘飞扬，壮士归去兮守四方！大家挥沙分手，各赴前程。但不管走出多远，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印记：从风沙中走出来的人！”

梁衡散文之美，不单在于文辞，在于结构，更在于心，在于心灵的感悟，在于真情的流露，无论是山水园林，还是人世沧桑。《那青海湖边的蘑菇香》中写道：“初吃如嫩肉，却绝无肉的腻味；细嚼有乳香，又比奶味更悠长。像是豆芽、菠菜那一类的清香里又掺进了一丝烤肉的味道，或者像油画高手在幽冷的底色上又点了一笔暖色，提出了一点亮光。总之是从未遇见过的美味。”以抽象的事物比喻食物，同时一段话中味觉、视觉、触觉都有涉及，算得上是妙笔天成。《忽又重听走西口》中，他透过朋友的新歌，“透视人间爱情和艺术的真谛：真正的爱、质朴的爱，最属于那些土

里生土里长的山民。”就像树要长叶、草要发芽，他们有生就有爱，有爱就有歌，怎么生活就怎么唱。

生活乃至生命，总是在不停地打补丁。谁都希望不打补丁，但又有多少人能一生顺遂呢？人生就像一部机器，总会有磨损和故障，但只要有勇气去面对，去修理，就一定能重新焕发生机。《补丁》一文，作者回忆同他一起下乡的女青年通过考研成为知名天文学家的经历，再联想到其他人也通过打补丁，陆续逃出了困境，总结出了人生箴言。原来，补丁并不丑陋，它们是生命的痕迹，人生即便像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也难免会有补丁，它们是人生的见证，是我们成长的痕迹。人生的补丁，不是为了遮掩缺陷，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梁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家。《你不能没有家》中，作者从烈士赵一曼儿子的故事讲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进而联系到社会教育形成的社会关系。作者将复杂的教育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分析得在情在理。谈到阅读，他又是如此看重：“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有阅读，人不老》中，他甚至近乎“极端”地表达：“只要有阅读，人就不会倒，不会老。”可见阅读在作者心中的分量。

岁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老树不废发新芽，风雨过后总是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低谷、叹息、哭泣与遗憾，但这就是人生，是值得记录的人生。补丁不仅代表着艰苦的生活，也代表着一种乐观的精神：无论岁月如何留下伤痕，我们都可以用心灵的春风为它们打上补丁。

思念是生命的炊烟

读《我是风筝你是线》

甘武进/文

惊蛰的雷声仿佛第一声春歌，来得磅礴热烈，唤醒了蛰居的万物和沉睡的生命，让春天释放出特有的魅力和瑞气。这时，沉睡的青蛙醒了，蛇爬出了洞，先前在深洞里冬眠的昆虫们，纷纷钻出泥土。

翻开《我是风筝你是线》这本书，作者笔下春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作者儿时的记忆，也是作者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景象。当我们远离故土，青丝也变成白发，那些记忆与景象只能埋在心底，思念是生命的炊烟，故乡是回不去的过往。

袁巍然，笔名巍然、魏然，军旅之途与文字结缘，笔耕不辍三十余载。作者采用抒情诗一样温馨的笔触，从心灵中过滤出乡村的图景与生活，仿佛立在河边的渔人撒出了一张细密的大网，在岁月之河里把往事一一打捞了上来：亲人故交、饮食习俗、环境节令、农具农事。有如一堆湿淋淋的新鲜鱼虾，欢快地跳跃着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一帧乡村中国的缩影，是一首精神原乡的神曲，是一曲魂牵梦萦的田园牧歌，是一声感动天地千古号子。

早在清明时，谷雨就已蓄势待发了。每年的谷雨，几乎成了农人们盛大的节日，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舞动着繁忙的身影。到那时，北归的鸟儿也仿佛善解人意，忙不迭地提醒人们勿忘农时。最有名的要数布谷鸟了。耳边响起“布谷、布谷”的啼鸣，悦耳的鸟鸣响彻湛蓝的天空，所有的农具都睡醒了，迈着匆匆的脚步，在广袤的土地上写下一首首清新的诗。质朴的农人总会在这个季节，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丰收的期盼，用坚实的锄头书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庄稼地里密不透风。农人的汗水不只是浸透后背，而是全身，整个衣服黏黏地裹在身上；头上脸上沾满玉米花粉，汗水伴着花粉流入眼中，火辣辣地疼；麦收时节，开镰了，手上、胳膊上、腿上、胸膛上，也会被麦芒、镰刀、绳索损伤，留下伤痕；镰刀带起的尘土，被吸进嘴里和鼻孔里，吐出的痰也是黑的。

已经远离麦田30年的我，每到麦收时节，昔日忙碌的场景都会在我脑海中浮现。那种混合着阳光、泥土、露珠和麦粒的清香，已经浸入骨髓，永不磨灭。

最美的家风是学风，最好的家教是身教。作者说，这是他父亲最深刻的家教感言。父亲一辈子，最高兴的就是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包括子女。父亲留下的家风看似无形实则有形，让他多了一些欣慰、少了一些遗憾，多了一些果断、少了一些彷徨。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和他做父子。作者仰望天空中飘曳的风筝，想起了母亲：“我是母亲心中永远的孩子，我是一只由母亲放飞的风筝，我系着母亲一生的痴愿搏击人生，怎么也飞不出母亲至爱的牵引。”

在老家，有一些人凭着自己的智慧、经济头脑或一技之长来营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甚至全家人。货郎担的东西虽不多，多是一些针线、纽扣、发卡、小镜子、肥皂等日常用品，却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睐。捏面人的师傅在村子里停住脚步，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直往孩子们的眼里钻，红红绿绿的小面人逼真传神，姿态逗人，孩子们看得心直痒痒。进入冬闲，铁匠便来了，人们喜欢看铁匠打铁，仿佛在看表演，铁匠似乎已把这里当作舞台，倾其本领，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艺。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农活儿、亲人、手艺人与邻人都渐行渐远了，对于曾经熟悉和热爱他们的人而言，是一种失落与遗憾。故人故乡已远，炊烟灶台已冷，乡情是永远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乡愁是永远寄发不出的精神邮票。作者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如数家珍般将故乡的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似小桥流水，不急不缓，不做作，不煽情，有的只是化不开的乡情，抹不去的乡愁，割舍不断的旧时风月。

时光不可倒流，生活仍要继续。让我们怀着思念之心珍惜现在，将每一天都过得充实、精彩、有意义。

城市晃荡者的 闲适

读《理想的下午》

赵佩蓉/文

必须是信步而行，走到哪里不知道，走到何时不知道，那种信步而行方能获得高品质的自由，心灵安静下深度满足的自由。语出《理想的下午》。这种“任性，再任性”的浪游，虽不能随时亲至，心里总存向往。

《理想的下午》是中国台湾作者舒国治的旅行散文集，从美国东、西海岸到英国牛津，从北欧到日本，都留有舒先生的足迹。他将经历过的地方细致描绘，在咖啡馆、小旅馆甚至卧铺火车上探寻不同城市的地理结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解锁每个城市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文化。斯德哥尔摩是座水天一色的城市，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波罗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岛屿，将水面匀摆得波平如镜，如同无限延伸的大湖。太多时候，津浦无人，桅樯参差，云接寒野，滢烟微茫。不用攀高爬低，其实是最佳的自行车水平滑行看景的城市。他形容该城的安静：“只见人在路上打移动电话，从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如此轻声低语，仿佛是在演练噤形。”在旅馆翻看电话簿，他发现瑞典人的取名大多沿用山石树草的名称，桦、橡、榆特别受欢迎。

如此细致的发现，源自松弛和漫无目的的晃荡。舒先生的旅行类似当下非常时髦的CityWalk，以“闲散”沉浸式”为主要标签。这种漫游方式，完全有别于年轻人中曾经兴起的“特种兵式旅行”，即在极有限的时间内游览尽可能多的景点，挑战体力极限，容易忽略未知环境的具体细节，往往是“来去匆匆，拍过照，发过朋友圈”的蜻蜓点水。

急匆匆的节奏，很难感受城市的底蕴。舒先生是个例外，闹中取静，乱中从简，要的是“一份恬淡闲适”。在杭州，某个冬日早上五点，骑车去潮鸣寺巷一家旧式茶馆，为的未必是茶，未必是几十张古坛方桌所圈构的建筑趣韵。为的是什么呢？是茶炉上的烟气加上桌上缭绕的香烟连同嘴里哈出的雾气。是的，便是这些微不可得的所谓人烟，才是下床推门要去亲临身炙的东西。不必

固执于旅途中变化无穷的景致，用双脚去探索，深入城市的肌理，浸润于市井烟火，感受当地居民的本色生活，领略城市的独特气质。城市漫步能够让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并尝试着抵达心中一直企盼的某种境界。

闲散的旅行方式，当然需要用相同风格的文字匹配。舒先生的文字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缓缓展开，娓娓道来。不仅从人文的广度和深度来开拓读者视野，让大家感受旅行的美好，还会引发读者对生命和自由的思考。他写“理想的下午”，耳边飘荡着专属于下午的声响，可以是人家墙内的麻将声，划过巷子的大饼、馒头、豆沙包的叫卖声，也可以是修理皮鞋雨伞的铁击声。声响，一如窗外投进的斜光，永远留给下午最深浓的韵味。

午后麻将、沿街叫卖、小手艺人招揽生意，都是俗事，但是舒先生用长短音节的变化，化俗为雅，引领着读者在去往远方的过程中，体味文字所蕴含的独特情绪。烟火气的记忆触觉，带着舒先生现场参与的体验，具有感性的征服力，打开读者的感官功能，开启对某些细节的“美学”感知。将审美贴近现实生活，不必刻意追求大格局深立意，文字凡常而琐碎，却能照亮俗常世界之一隅。舒式的“文如淡水”，不见布局谋篇的大技巧，不见辞藻的雕雕细琢，实则大有匠心，讲究语言本身的魅力。

再一次翻阅《理想的下午》，勾起了我的一点生活经验。这么多年来，唯阅读和徒步没有被辜负，休息日最喜欢在老城晃荡。那一次，在温州五马坊看了古典风格的建筑，尝了老字号鱼圆；信步逛进府井街，书店文具店杂以民居，安详却不沉寂；偶然发现一处驿站，不仅仅是一处歇脚的地方，最不缺少的竟然是书，简易的木架上陈列着各种书籍，书架下的四方桌上铺着黑蓝底子白色小碎花的浙南土布，搁着画本、笔墨、围棋等物件，可以坐下翻书、写字，甚至只是发呆，待在旧时光里，待在心事里。这种漫游，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给生活一个放松的机会？